

幽谷餘韻後編

共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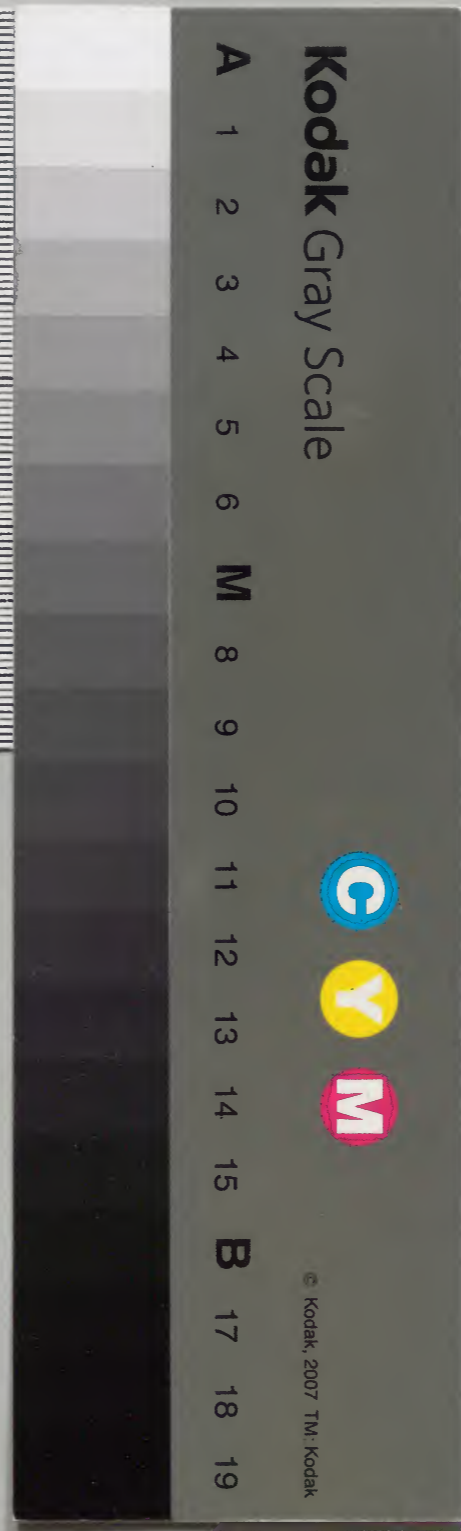
三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二六三六號	七四函	三〇册	類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三〇册	七四函	二六三六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563
冊數	30 (18)
函號	206 237



幽谷餘韻後編卷之三 目錄

淺草文庫

文部

書牘類

與清蘇臺傅氏

寄皓臺寺堂頭和尚

與彭城氏

復龍松氏

復皆了上人

又

與篠應道

又

與佐野秀才

與高岡

與佛菴

復梅香長老

與良宗

與貞祥師靜和尚

國名會音行系 卷之三 目錄 草陽會齋

與春日龜蘭洲

又

呈洞壽丈室

與青東郭

與西榮寺朴素上人

與東向漢三長老

寄安養寺

東鵬和尚

東禪智和尚

東寶慶大轟和尚

寄長壽寺

寄有道子

東兵衛氏

東春日龜坦齋

傳類

曹澤寺融峯和尚

龍光微咲和尚

祖齋和尚

佚山道人

善故居士

寬道宗仁居士

無著首座

國名會音行系

卷之三 目錄

朝陽官職

幽谷餘韻後編卷之三目錄

幽谷餘韻後編卷之三

近江 高島 沙門千丈實巖 著

信濃 松城 鎌原重賢子齊 編

文部

書牘類

與清蘇臺傅氏

趙宋明州天童山如淨禪師二十五世的孫日本近

江州產現住信濃州新造清涼山華嚴禪寺千丈實

巖敬東清國蘇臺傅君足下伏惟數年之前足下東

遊崎港偶於旅邸辱觀貧道拙作文抄數篇篤賜獎

與且制之序以授淺野氏者淺野氏轉抵貧道貧道
 且驚且喜捧而讀之乃見字字秀麗言言典雅而簡
 古跌蕩無一點俗氣者然而至其媲美史漢超邁韓
 歐之語不覺汗浹于背如其以為有用文賞之誠可
 謂真正知己矣於戲足下貧道固殊邦域曾無半面
 之雅而於數十言之中巧評拙文許以作者之域可
 不謂結眉毛於異域而未傾蓋已穿被底於海外者
 乎熟視手書墨色淋漓而少壯之氣郁郁溢紙敢問
 足下年齒多少貧道今年七十有八年寬政十一年景薄
 桑榆矣加之近有跛躄之患起居行步龍鍾狼狽在

世恐不久焉假使足下他年再遊崎港不能躬走以
 謝高誼萬一為憾頃見弊邦少年無僧無俗欽慕足
 下之書模成雙鉤以為法帖其嗜之之甚者上木播
 之於四方士拙集未行于世尊序將遍于國貧道之
 文雖不足取然人觀足下所稱如此皆以劖劂未竣
 為歎是附驥尾已致千里不亦望外之幸乎今茲貴
 邦程君赤城來寓崎港時有貧道舊友偶遊崎港就
 乞謄寫尊序一本程君不敢拒之欣然卒業乃藏文
 庫為副若獲足下乘興再書彼文毛邊一紙以寄賜
 焉復當命工鐫之以播邦內名利或好事雅人以稱

風流清玩矣足下諒察勿惡望蜀幸甚貧道老病朝
不慮夕然俟足下佳集刀工速竣以流傳焉專望惠
然嗣音舉踵西望無勝戀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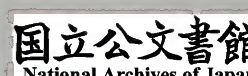
寄皓臺寺堂頭和尚

薰風徐來微涼可納大座下乘此時令道體益健法
化益盛千里之外祝賀有餘不亦一時法門之幸甚
乎茲得大成和尚一錫飄然來訪授以華客程生亦
城騰寫蘇臺傅氏所撰拙文抄序問之故職由大座
下命彭城氏為之紹介不然邊鄙野衲何以有此不
資之獲比諸傅氏手書文字之大頗有加焉雖則拙

集不足以公于世而因此序以致不朽必矣聊呈愚
翰奉謝萬一貴山執事亦當不無為之周旋以費意
矣不敢另具狀伏乞賜謝無勝冰兢神馳之至

與彭城氏

足下之於貧道未曾有通涓埃之誼則其休咎憂歡
應如秦人而視越人肥瘠而已然今辱為貧道奉皓
臺命不敢拒之乃以公私劇務之暇求請華客程公
赤城使寫蘇臺傅氏所撰拙集抄序而托大成和尚
見遺鬱其華氣亡論足以為文雅玩但意足下為人
成美之志其可不謂博愛君子即今謝程氏書及與



傳氏以謝前年之書潭沒中途不達者並托成公奉
煩遞送請勿必厭唐突之瀆西望佇立不宣

復龍松氏

前月二十五日領足下兄弟書并字扇二枝唐詩書
于絹者一幅驚其文字龍蛇飛動感其書辭悃悃不
忘舊誼但恨老病為懶因循未復之際昨二十六日
又接足下十五日書乃審令兄痰飲為劇遂以斯月
七日俄爾物故僅僅三十日而幽明隔矣貧道以其
嗣音延遲為愧為悔然使諏方氏致意幸迨彌留之
前而得足下報之床褥之中乃使逝者頗動喜色足

以微慰遺憾矣雖然每對靈牌繙經稱名未嘗不潛
然泣下濕我袈裟角嗚呼哀哉雖我禪流以其數十
年來交誼之厚乃至如此酸鼻不已況於足下及其
家族仰哭蒼天俯泣黃泉痛透骨髓之狀將為如何
貧道亦唯桑榆殘景僅頃刻耳向得足下別紙問禪
此則我家本分事業不敢不答然而竊視近世之士
無貴無賤苟有才識好言禪者亡慮以心意識計較
卜度而徒資談柄耳貧道雖不敏矣幼而飽受弊師
拈老惡辣鉗錘而遍參江湖諸師辨其野干鳴獅子
吼頗老匡徒領眾多經年所未曾輕以一言半句敢



當人情今已齒薄八旬胸中全無一點禪機忘前失
 後如癡呆然然而每有來問如足下者未必不恐所
 謂計度墮心意識雖然彼心意識亦能反復元來是
 這漢豈可惡哉足下實欲參究即心即佛請見真正
 知識痛喫一頓始得豈容易乎豈容易乎所抵素絹
 猥使貧道亂鴉塗抹不亦惜乎姑藏篋笥以俟後論
 時漸向暑加餐保重

復皆了上人

專使來山謹接華簡併收彌陀經及證書云通且審
 別紙諄諄所示其言真正之書不必須賞鑑言公論

也敢不欽服乎足下講授孔勛不暇來訪雖勞神用
 不亦法門光暉乎老衲頃為雨氣惱頭痛思世京師
 之遊未卜何日但俟足下得小閒暇來宿江風山月
 中飽傾懷抱善光寺參內方訖近日書來曰啟行
 之前特訪弊菴投宿未會有事老衲掃徑待之

又

梅雨濛濛欲晴又陰昏昕淒淒夏而猶秋緬想足下
 乘此氣候或吟雨奇或咏晴好任性放曠遺世逍遙
 教育多少英才各擅芝蘭之美歌羨歌羨貧道行步
 艱難雖陞石山未能躬詣况如京師浪華之遠無復

幽谷會行錄 卷之三 一五 朝陽館藏
杖鞋跋涉之力徒費渭北江東之想耳偶會郵使敢
寄數行請勉垂答

與孫應道

貧道三年以來有疝痛患僉曰信中苦寒之祟狀如
跛躄一步不能自致真廢人矣去歲季秋決志遁來
此地卽粟津原龍岡者而湖山眺望之勝近江雖廣
無足與比之境也三十年前貧道自割衣資贖其地
焉草創葺爾茅菴在其茂林脩竹之間然在信州牽
纏難脫與此水光山色殆將失歸休約而終眷于夙
夜矣今疝爲媒遂逃巽鄉投老于此可謂自酬平昔

之志然爲病厄雖吾方外雅交如先生者未能報狀
且問近況顧浪華與粟津較諸在信州時咫尺不啻
雖然不能自走以慰多年戀戀懷抱歉念何以比之
頃病少間敢修寸楮以附京客能達幸甚

又

向者徑由貴鄉不能躬走猥以折簡欲致先生於途
旅焉時會先生不在令子秀才恕其不遜俄爾命駕
且言家翁他日旋歸必多歉念是故特來代父訂盟
貧道聽之無地愧死深感其君子言而孝子之情況
復遺以律詩一章諄諄其言使人感服頃者復辱楮

幽谷會音行錄 卷之三 朝陽館藏

梓相伴、貫臨粟津草堂、袖中之贈、席上之詩、皆出望外、貧道齒邁八袞、乃得老少兩先生、新誦支許之交、可不欣於乎、謹次高韻、以表謝悃、萬一、一咲、孔幸、但秀才、最初一首、為人持去、不能全記、故差韻礎、數字、僅屬陽唐部耳、信州致菽一命、轉送上焉、若賜題詠、太幅揮灑、乃授于彼、以驚深山幽谷、精靈、請諒之哉、春寒料峭、請慎眠食、

與佐野秀才

小印彫刻、特覺精巧、近日殘暑、山中猶苦、況市中乎、足下為貧道、不敢棄置、流汗運刀、何等雅愛、雖在途

中滯、經旬餘、幸迨要用之時、方達案頭、貧道欣喜、何若、聊布數字、為謝、餘期面晤、

與高岡

貧道雖未能搥足下、芝眉頗有、如見足下、肺肝何也、偶讀足下為氏所撰、旭日管神像記、觀其辭、雅馴絕無、艱澁難讀之癖、私竊以謂、世有若人、貧道素崇管神、得其擁護、亦不為少、幸遇膳藩武人、井口氏者、有東都行、此人固為氏舊交、因得抵書、使乞彼模刻之像、并足下記文、故足下雖未相見、而讀足下文、知足下、心猶如宿契、於是乎自勉、老病彊裁、

幽谷會音行錄 卷之三 朝陽館藏

數字敢修千里扼腕之誼幸勿以其無因而至前塵
斥之時漸織暑請玉起居

與佛菴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貧道誦之久矣豈圖
今見之驗於足下父子足下性嗜翰墨而耽古實嘗
翻刻彼大安寺緣起以為響榻獲清人周任祿書元
薩天錫管神贊詞寶襲焉可謂神通神靈矣貧道亦
敬管神有因由在今讀高岡先生所撰記文乃感其
事神異且高其文無勝歎羨蓋惟令郎宗錫未足志
學而獲神授於淺草川者是必觀世音加被力而昭

昭之神德照臨足下淨信心水而激勉令郎以繼箕
裘之美也豈非南無佛菴名不虛而其格思不可度
思者乎今會膳藩武人君命東焉因犯冒觸敢寄數
行以欲見頒摸刻神像及鳥羽帝以前衣冠圖說
請勿以為唐突罪之貧道年已七十九以茅菴在江
南近辭信陽苦寒鄉姑寄殘生於蘆荻間老病髻然
文字皆忘雖則此書亦恐難解請無高慮諒察

復梅香長老

春首得吾子漢字牘深感芳意且喜禪餘以文雅為
意但愧老衲以老病責內應接責外未能修簡以復

答焉頃又得國字牘副以朱提之貺因察盛意蓋謂
 茅菴懸磬米鹽油醬甚乏短乎何孝情至此也老衲
 病間校考書稿以授剞劂時時督責一卷未成老衲
 爲之留滯此地歸期未卜起居步行仍舊不僂但以
 飲食不減精神快暢自意今年亦未可死請休千里
 企望

與良宗

新大聖來得信中書多多獨足下消息杳無所聞向
 辭茅廬而後山川跋涉雨亦數矣不知無恙而定省
 師親否敢俟後僂以審近況

與貞祥師靜和尚

某去秋俄爾匹矣時已霜雪將近長途抱病不願前
 後道交如座下者不敢一字告別豈素懷乎今得令
 徒枉路弊廬授以手簡及腆貺且告法旆遷喬玄化
 日盛之狀曷勝千里葵傾之私拙語上木其功未成
 辱蒙問及何恟篤也令徒忽卒不竭寸心不宣

寄春日龜蘭洲

貧道還自信州之初夙夜所欲修簡告知其狀者足
 下一人於京畿而已然多年荒廢地拮据不暇因循
 及春豈意足下徒跣殘雪特扣柴扉相見雀躍恰若

隔生再得會晤厥后貧道感時行風和惡寒頭痛加以腰脚痛楚其狀不異跛臂猥背足下友愛之雅曷勝愧懼頃者會東郭子具聞近況兼辱致意乃知足下不譴貧道無狀非止不譴復將趁暖來慰寂寥於戲貧道禪林樗散朽壤自棄然得溫雅如足下者方外以為老後益友不亦生涯一大幸乎所賜陟釐二品洵美而異此則對馬名產貧道非得歸老此地安得享如此珍異亦老後一奇賞也如其醯醬亦非村里所有在我僧家可以擬好齋每至齋時鼓舌賞之且戲歌曰野衲雖貧食有魚侍僧不解而咲貧道

亦咲書以代一謝詞呵呵

又

專使來山辱接華簡就審暑中起居康寧旦承貞隆太姊二十五回諱辰讀經薦福之命因領嚬奠二儀見投足下追慕之情見之簡中一字一淚何等淒滄以今觀之若微足下大姊實無告精靈耳死者有知敢不感戴高誼乎於疎族貧道亦無勝感謝如其香花供養假使不得足下請託固應勤修者也況收厚儀如此應誦三部妙典以從事焉暑威鑠金請玉爾身

呈洞壽文室

某素有茅菴在粟津原去歲十月投老來歸因審座
 下喬遷貴山而法化隆盛但以南北阻修不能輒馳
 一介敢奉起居為愧少焉乍聽貴山有祝融變無勝
 驚悸緬想灰燼之餘土木之役區畫是急紛擾不啻
 然而名藍經營必多扶助不日復舊觀可以舉踵竢
 焉惟祈座下自能任性放曠保畜為最今者勢州龍
 光專使徑由弊廬因奉數行敢布腹心某與座下非
 無臭味況今來寓貴山管境請莫冒瀆罪之幸甚臨
 楮無任冰兢主臣

與青東郭

陰晴不定甚以惱人先生足下若何
 昨得寺元
 氏見訪清談數刻言及先生者居多兩小娘跟隨來
 長僅十歲席上揮毫賦歌意句可感歎矣書亦翩翩
 華氣可愛吁父邕而女琰哉向蒙眎覽竹雨齋集以
 下四部及陶器二箇敬以返璧請查入焉

與西榮寺朴素上人

疇昔過訪之後時賞佳什不置遂和清韻寫委案頭
 今晨感雨頭痛發動呻吟床蓐飲食俱絕乍聽足下
 恐然之音強起欲迎足下翩然轉踵已隔百步應恤

老衲應接之苦何用意之厚也徒領所投珍菓為感感而不已聊書數字附以拙和昭亮幸甚

與東向漢三長老

蜂蜜一甌大明竹一品秀隱二子奉命特來長途勞煩無勝感喜繼之慧嚴來矣達以手簡及腆儀時隱已適豪德秀方自尾州還就審貴利繼席之人快納請幣然而豪德交代其在七八月交乎老衲計日以族相見勿敢遲緩老衲近來衰朽特甚席上起居捨木上座隻步不能自致吾子之來若以棕竹六七尺許者一筵為老衲為人情老衲日夜為之所扶以為

吾子常侍左右何等贄物若馬面晤不遐書且只寧不宜

寄安養寺

昨辱過訪俗客在座不竭餘論不亦歎乎薤歌一首應需草焉然素不識令師略聞生平言行篤實嗜書耽古恬淡無為不染風塵口誦淨土三部妙典終世孜孜未曾倦怠者狀今方將賦此詩雖欲稱述不能纔舉鑿井一條以旌其美十一耳顧夫鑿井之舉非止其信感發地神而其恩澤周及鄉隣則於令師一生行實不可不讚者也故野衲不曾相識今專稱之

亦唯表追悼微悃以酬足下新交之誼如其辭句拙陋亦何恥之秋雨淒淒請節哀毀

東鵬和尚

興聖齋筵適得識荊且辱佳篇一首見惠草書奇古反復漸曉如其諄諄過稱某不敢當了但感座下真率高誼而稠人曠眾之中欲飽聞雅論不得是為憾已某以跛臂之患來浴馬山溫泉因會驛使如浪華者乃次高韻伏候近況時令秋寒請玉寢食

東禪智和尚

某倚入斯數拜命師之賜向則寒衣今則繒絹及蔗

霜出望外不知所當恐懼收之伏乞侍立之序代某奉謝再三某病患日甚來浴馬山溫泉今日十有餘日將欲以十一月初路由京師以歸江南舊樓今聞和尚亦應其頃幹蠱再來京師屈指竢之茲與來使相議以稿所命之書逆旅洗浴之暇不能盡意改竄亦唯恃和尚添削以呈覽而已露結為霜自愛是祈

東寶慶大轟和尚

古人曰履平地而懼渡風波而不疑某誦之有年然送座下之夕乍觀湖上微雨須臾風起掛念瞻望不

能自安、近日來遊馬山、乃就善福、得悉無恙、著岸之
狀、為慰、某洗浴旬餘、差覺痼痛去、身請安、友慮善福
及芝氏、往來周旋、百須不乏、亦座下餘庇也、謝謝、

寄長壽寺

昨安養主人來、授以墨畫數幅、敬而展之、則足下應
野衲、需而力、病之所為也、畫法奇古、筆力遒勁、迥殊
時行俗畫也、觀瀑觀音、入宋管神、特覺精神豔發、實
文人才子之畫哉、獄吏念佛、堪可捧腹、大咲、應需猥
題數語、請唾棄之、秋冷日加、病後保養、

與虛菴

燕澳料峭、近況何如、傳聞宅邊皆有溫泉、足下浴之、
必有冠者童子之樂、歎羨歎羨、負道多病、去春以來、
席上步行、不能捨杖、每聞足下起居輕安之狀、未必
不恨身少足下、而非籃輿不能出遊也、然而貧道性
固不樂與俗士交、況今衰朽已甚、豈喜鄉里應接乎、
若有茅宇、近于溫泉、而足以為數旬倚居者、請報知
焉、願疾飛錫、以成最後交歡、是望、加餐珍重、

寄有道子

昨得寵顧、且領珍貺、清談數刻、自覺病惱、俄爾離身、
今日又蒙令堂命室令從妹、一路同行、慰問諄諄、如

其佳品數種及眼疾藥嶮路攜來堪感勞疲眼病乍覺快清謝謝

東兵衛氏

寶篋堂記句句為讀可謂文矣貧道應接紛冗所以回報延遲也慈雲密師應請湖東當過弊廬中臣祓語庶有異聞惜不與足下共之耳道悅如何請為一聲

東春日龜坦齋先生

貧道以上巳後一日移錫西江村名知內院号海藏湖濱風景頗勝大津近竹生島巖樹樓臺映發波間

者鏡中地距大津僅僅八十餘里貧道買船一日而岸舉村農圃甚諄朴也院有恒產足以餬口然而大津草堂亦不可棄湖上一葦往來而已惟明和尚顛倒之後無有變態乞為致意向扣文房飽享茶菓芳接攬棹家室不少謝謝

傳類

曹澤寺融峯和尚傳

此傳莊嚴寺主請長福古

師諱存良字融峯志州萊虞郡南張邑上村氏子也
 以元和七年四月十六日生甫六齡聞人誦心經
 而隨誦之十歲有出塵志依本郡宗德師鬋落十二
 歲登朝熊嶽侍觀音院十四歲喪父哀毀過禮十五
 歲銳志遊學謁南龍於四天王寺卓眼於長源寺參
 究忘倦忽憶母老回鄉奉養三年又託母於兄弟乃
 投明貫和尚扣入路之要且禮永嚴丹山和尚因閱
 楞嚴圓覺略有省發孜孜克勤不已二十六歲抵于

京都泉湧寺駐錫兩年日扣諸老之門一日以心痛
 去矣三十歲擢觀音寺第一座冬侍丹和尚到防州
 龍文寺海眾斂社降之明年回大坂預于講碧巖筵
 筵散文性阿闍梨講起信論於御室師往聽之談于
 論中奧義無踰于師三十二歲住近州旗野古寺挿
 草起廢名曰瑞光眾請為開山祖偶遇元旦有四面
 雪埋人跡斷東風獨許扣禪關之句禪餘應緇素請
 或評祖錄或講佛教一日閱楞嚴至于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豁然猛省矣時絕江和尚居石庭正眼
 院與之共遊劇談古今和江之元旦作有一天四海

中月暖竹烟濃之句應請住若州德寶寺有一男子
 來云亡母每夜來為禍祟和尚請垂救濟師授菩薩
 戒曰一念取迷乃得此祟自心清淨誰敢侵汝其人
 信受而去其夜靈不復來四十一歲董席曹澤掩室
 靜坐不愛陪人寬文十年夏旱黎民請師祈雨師手
 書八大龍王號授以菩薩戒血脈而為之讀誦法華
 序品讀誦未了雨如建瓴四十三歲隱元和尚開堂
 檗山師趨賀之元謝詞非一此歲應請安居正法寺
 與不禪和尚策勵下眾為任五十一歲再登黃檗木
 菴和尚贈以偈曰野外風晴氣靄冲欣逢古朴訪山

翁杯茶聊作主賓禮雪泛磁甌意味融延寶四年諸
 徒安壽像於瑞光師命祖林上座為第二代此歲八
 月與丹嶺和尚隨喜蔭涼鐵心和尚戒會明年五月
 與眾禮三十五佛聖號祥雲靈鷲甘露降矣師賦偈
 志喜曰五七佛名禮拜時霏霏甘露降林枝瑞祥全
 不可思議感應古今無盡期五十六歲檀信奉莊嚴
 故基以為師隱棲地五十八歲發乎新豐遺跡鼎建
 祥瑞菴木菴書新豐扁額及老杜趙州稱隱逸逢人
 便議一杯茶之句以贈焉五十九歲莊嚴草創成矣
 既而退曹澤隱于祥瑞菴元祿之末徙居莊嚴寺寶
 永五年丙戌臘月十日示微恙十七日索筆書偈
 曰八十六年真如隨緣身心脫去性海湛然擲筆跌
 坐溘然以宋依法閣維塔骨於寺之北號曰壽康師
 天賦溫良器度寬裕嘗為眾講楞嚴經聽者起信積
 德鍊行不遑枚舉聊紀履歷以遺來裔師法臘七十
 七世壽如遺偈云

龍光三世微咲真覺和尚傳

夫大化之網緼也人身難得雖得人身正法難值雖
 值正法信之亦難雖信之學之亦難雖學之善之亦
 難雖善之行之亦難雖行之亦唯淑諸其身耳其能

施及眾人而愈久而愈不渝者乃可謂難之最難也
 故我於吾兄和尚諱真學字微咲者未能漠然無言
 也蓋微咲越後出雲崎人未審其姓氏審比傳成後或貫
 田中佐次兵衛其父也越後刈羽郡會地新田村人
 十一歲受業三島郡出雲崎海嶽山光照寺九世德
 和尚積年甫十餘志戀阿蘭那行夢寐不忘父母見
 其志浩浩不可禁遏乃投其鄉光照禪寺執童子役
 寺主愛其骨法亢爽言咲不苟為之剃度受具焉於
 是凡有所習也則拳拳服膺之有所聞也則孜孜循
 蹈之比逮弱冠擔簦遊學東都納履講肆略了六義
 一旦拊髀歎焉曰寧習百千經論竭力究其玄妙亦

唯糟粕耳不如反真原源以茹之精華也輒取其文
 字一炬火之即日奮然以往凡地地名叢林無不一
 一參扣咨決心要然以未得休歇為恨時大寧悟公
 講五百人會微咲徑往參之悟公逆問曰汝名微咲
 即今為我向他世尊未拈已前試一咲看咲佇思悟
 公咲曰名實相反底漢參堂去咲退而不知所寧聚
 精會神憤憤自究邈無所入矣時我朝明老人肥遯
 慈恩寺咲已聞其拈華號偶與其字相符私心感之
 慕之久矣而會太寧維那無聞端公雖嗣悟公固與
 老人有師友誼亟稱老人平生不已微咲引領甘心



幽谷會音行錄 卷之三 十六 朝陽會

不啻明年徑來慈恩見老人問曰世尊當初拈華意
旨如何老人曰青天白日又問迦葉破顏又作麼生
曰白日青天又問世尊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迦葉又作麼生曰大似孔楸吟曰恁
麼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老人振威喝之吟自失久
之老人下禪床搥住曰道道吟忽然有省踴躍禮拜
曰天與白雲曙水和明月流老人曰道得一半自此
駐錫慈恩服役于白春間凡有所疑則質之有所不
則記之猶利刃之割胷索時雨之霑黍苗而莫不斷
絕莫不滋茂焉居亡何老人又出董席若州龍澤寺

住之歲餘結制開堂乃舉微吟首眾率賓分座激揚
玄風一時之盛鮮有其比先是老人在覺傳寺結制
正山和尚以偈賀之有拈華微吟舊公安賓主舉揚
無了期之句識者以謂此偈若施之今益當其實矣
明年微吟抱病往浴加州山中溫泉適與太祥寺侯
臣某氏等同其僑居渠等熟視微吟頗具庸僧者狀
且聞其餘論稍稍依歸厚矣遂共相謀新構菴廬於
敷地村者以擁畱之吟擲檢不可姑移瓶鉢居之因
命之曰雞足菴蓋某迦葉勝蹟也享保十八年癸丑
春舊病復發龍泉吞海舟公為迎取養視之此時老

幽谷徐巖後編 卷之三 朝陽會

人已退龍澤居早瀨浦寶樹菴或慈恩寺乃聞微咲
疾病特遣二徒侍之藥餌然衰容日加無復起色唯
精神炯炯如不受病苦者然四月二十九日昧爽盥
漱更衣焚香拜訣老人流涕自責不幸而先次請寺
主及眾執事謝恩及囑侍者以其後事且遺言福州
師兄使領雞足菴事侍者請書遺偈咲叱曰若微遺
偈果不可死否則著甚死急俄爾寂矣享齡三十七
坐夏二十六訃到老人哭慟不已以為隻臂脫矣既
而二徒函骨反雞足菴州公亦聽遺囑兼程馳來因
欲釐雞足菴永為一區禪刹官不許之乃撤去焉老

人立牌慈恩以為二世迨龍光成又牌為三世而分
骨於兩處塔之其贈以大和尚號者乃州公請總持
之所獲也嗚呼余實巖幼時屢遊慈恩寺因一再見
咲公而不知其為何人迨後為老人徒居寶樹菴也
乃見其鄉漁郎蜚婦亦皆嘗為咲公所化人人自彊
防非止惡且知禪門要路固在家居塵勞之際未嘗
與我隔一絲毫以事咲公之靈如奉其考妣者其後
又迨雲遊加北行聽道路販夫商婦稱讚咲公不異
其言一如寶樹菴所見乃知咲公之懿非翅淑諸其
躬施及眾人而愈久而愈不渝者無遺憾矣其既已

國行會韻行錄 卷之三 三十一 朝陽僧藏
值正法而信之學之善之行之者豈可誣乎苟使渥
洼之馬伸其駿足徂徠之松播其蔭涼則其功利所
及如何故余不能漠然無言謹爲之傳以表出之其
所作源流頌及伽陀法語等一卷亦藏之龍光院室
內

祖齋和尚傳

嗚呼士之成業也其難也哉唯自揣賢不肖而擇之
術爲善擇術而不移養之以歲月勵之以志操淑之
以好速證之以明師而日新其不足時習其不逮造
次顛沛執之於此則可以至焉乎我兄和尚字祖齋

諱實印者蓋其人也兄少負笈而游學無所得去之
汗漫江湖唯靜慮是力矢靡他豈非自揣而擇之之
不移者乎享保壬子冬平安東福寺中興僧堂焉兄
從加賀趨之當是之時朝明老人亦遊平安兄適與
之同宿老人微以嶺南人無佛性話兄不契一夜忿
激耿耿不寐黎明腋忽清風淒其通矣走入老人臥
內老人目擊其面貌將言汝通兄和聲問曰嶺南人
是何物老人不應匿咲而已然法印印之且誠復反
加賀遂首座天德院住持攝津廣福寺就于勅請
總持之列轉遷江州太光寺自始發心而至于此殆

乎三十餘年孜孜不已確乎是固其所與交無非德行而如朝明亦一時明師也由是觀之豈非養之勵之淑之證之者乎迨其結制於太光也請朝明牧眾朝參暮請亦不敢居師位與百執事同其勞佚眾僧無不悅矣檀信無不歸矣法令無不行矣四事無不豐矣蓋兄之業於是乎成矣至矣而其自持如之之約豈非新其不足習其不逮而執之者乎延享二年乙丑春有疾百藥不效秋七月二十九日夜說偈曰四十餘年八倒七顛末後一句月在青天遂泊然寂矣法臘三十一世壽四十六兄平生不復事文字雖

有語句或錄或否兄法嗣有人而未顯明不敢書之兄父日瓜氏母石田氏近江高島郡岡村之產也昔朝明住覺傳時所度也今也少祥且至繼席翁公新圖頂相供之且請巖為之傳使不湮沒于後也巖誤接墳篋餘韻敢不諾邪輒記所見於兄以論擇術之宜慎若夫使兄始莫之擇而終于其才之難其恐一飯袋而已矣何有事之及此兄也善擇焉也哉況我家之本業乎

佚山道人隱公傳

實巖昔為佚山道人作圓通菴記記其出處粗焉道

人指其記失考者一二乃乞筆削為傳或難傳其未
 歿者有諸巖曰古人有生祠記豈非傳其未歿者邪
 又曰自說出處乞人文之有諸曰古人有自序豈非
 自說出處邪若有行若有事必請知己之言言其實
 之所由豈非乞人文之邪其人唯唯於是作佚山道
 人傳曰佚山名默隱以元祿十五年壬午生父森本
 氏母八木氏家世住浪華道人小字三之助六歲學
 書乃有類伽出殼聲壓眾鳥之氣十歲習志頭磨法
 於田中氏大書為業十四歲求出家父母不聽第代
 之鰲山和尚慧顯也享保下西道人歲十六喪父從

母鞠于舅氏庚子歲十九學篆隸諸體於新興氏性
 癖于篆癖之久而入于妙自妙入神神則變化之名
 變化之所以為變化乃道人亦不自知焉弟子稍稍
 乎來篆書千文梓焉時年二十三改號正藏名時敏
 字脩來丙午歲二十五參禪於石峯和尚深信周孔
 之外別有向上一路因從峯東矣峯則宜雲寺主宜
 雲在深川道人寓之書名藉甚以時省母浪華母命
 聘某氏娶焉迨後鰲山住備中庭瀨村松林寺編蒲
 養母乃絕他適焉不為塵累糾也家有太悲金像乃
 曾祖父諱道慧抵暹羅之所得也附母托之松林不

遺本也。癸丑歲三十三、屬林大學頭信允、信允取其
篆書論語及其所為序印譜、金剪府者薦之。幕府
幕府賞以白金、且命有司傳其獎譽之言、而論語收
聖廟印譜藏內府、道人拜其白金封獻母氏、為壽母
氏且喜且感、且恐道人生質、疋羸不得壽、與名邵、因
文祈彼金像、願促我壽、以延子命、乃元文三年戊午
八月也、與道人書告以其狀、以激勵之、越九月六日、
無疾而溘然矣。迨鰲師告訃、痛哭無勝、奔于幸手、知
足菴、欲服緇報劬勞、且自遂初志也。十二月五日、禮
空良珍和尚、依法披削、更以今名、時年三十七、明

幸手啟行、造松林寺、墳墓未燥、哀毀極矣。先是洪
水蕩毀松林所奉皇祖之廟門、及掖垣、道人持疏
化之、或書以貿易之、最久于岡山、弟子麀至、稠載而
旋、以一新其毀廢者、寬保元年辛酉、珍師解印、駐錫
勢南、道人趨之、金像與俱、自是日課般若、理趣分寒
暑如一、時珍師住川俣、東漸寺、欲聚眾結制、不能、道
人募化京師、成褫、下會、乃二年壬戌冬也、二童從、求
出家、道人謙矣、獻諸珍師、隱圭宋猷、二子是也、凡道
人度人、不敢自當、如此類者、十有餘人、至其誘掖、後
進也、無緇無素、各成之器、猶春陽秋露、以時及物、莫

不秀且實焉如川侯角谷氏子某其尤者也道人以其故名正藏與之稱焉父久右衛門特爲道人新勅精廬四事供養道人扁以圓通以金像可安也蓋自是始志繪事初道人在松林乞鰲山師寫其皇祖神像像神筆也其來尚矣鰲師亦善畫所寫殆逼真矣乃附商舶抵之川侯一夕具風暴起船與貨物漂溺舟子以身僅免黎明視之其像函焉沿渚舉而發之儼然無一點汗郵送川侯實寬保元年辛酉九月三日也道人夙起偶爾謂曰今日神像來矣少焉果來見聞發信矣鎮圓通菴焉延享三年丙寅將適長

崎荒木氏忠助者發心出家乃自京師共旋川侯度名元阿元阿貯積傾供道人丁卯珍師遷豐前羅漢寺冬十一月五日元阿歿元阿聚石子書法華僅止四卷道人爲繼書之偶有一石長二寸餘博厚應之者方寫菩薩二字反視其陰二十人多子六字宛然如鑄海雲一文禪師記之岡崎金龍道人銘之各有所判焉寬延元年戊辰春復將西游乃率珍師徒石友祐章懷玉及正藏等先覲師於羅漢海上風難誦般若免焉秋抵長崎其席未暖來請書畫者屢盈戶外矣姑蘇沈生等觀其大小二篆嘆曰斐然我黨

茂以加焉居長崎三年悉得沈南蘋畫法也竟旋羅
 漢羅漢之勝伯仲台雁道人更其圖誌不雅者補其
 扁額毀損者甚者改之其績煥然矣居亡何辭遊防
 長閑二年而還京師閱市得說文長箋乃明趙宦光
 所作其書極少昔道人借之於人嗜之之深抄之半
 焉今得之也大醉宿志攜旋川俟沈浸反復左右逢
 原因撰千文長箋及異同考等成矣寶曆七年丁丑
 珍師應木寧請未及視篆宋矣此歲道人移錫京師
 雖寓紫陌紅塵之閒寡欲節儉怡然如居深山窮谷
 搢紳才子煩以翰墨者素練玉軸積如束筍晴日一

窗據几揮灑轉晒之頃淋漓皆盡始靡有失手矣人
 或問何以爾妙對曰以無所得故得之其人不達徐
 而諭之曰上自聖賢下至履豨畫墁苟非無所得不
 能至之妙識者以為知言矣八年戊寅再梓篆書千
 文附以異同考嘗在長崎所摹五百應真像與荒木
 氏使具法輪寺法寶其他所書法華金剛心經理趣
 分等經殆二百餘卷若篆若隸若真行草莫不備極
 其變態以嚴之襟裝焉或藏名山或秘金滕其金剛
 般若多系家而所為云九年己卯鰲師宋矣鰲師已
 退松林隱市於書畫名與道人有二難之美因屬後

事於道人，道人不取私其下物，分其遺金，與諸書畫衣服器皿，或授鰲師徒子，或歸松林，常什施及親戚故舊，人服其廉矣。十年庚辰春，為羅漢寺，抵都鄙，儒釋乞其二十四境題詠，巖亦與焉。三月初，巖遊京師，道人不以巖不文，以謂知我者，巖也。因一二其出處，以俟後之撰書畫譜者，其莫道禪林無人哉。

實巖曰：不患道不可致也，患志不堅，不患伎之不易精也，患術不擇，擇術而不移，執志而不變，而養之以歲月，淑之以師友，則奚道不致，奚伎不精，邪？巖於佚山道人，蓋有徵焉。初，道人襤褸之中，嬉戲必弄觚翰。

迨今五十餘年，一日矣，豈非養之邪？負笈四方，始無常師，豈非淑之邪？故書與畫擅名，下世靡有出其右者。夫擇術之善者，必執志之堅，術善而志堅，則伎與道一也。道人初求出家，中問禪要，終遂志焉。於是乎誦般若，則感靈異，書法華，則得奇石，邀神像，則通冥機，捨妻孥，育英才，孝于母，恭于人，廉于財，謙于身，而名震鉅公，不以為屑焉。凡此數者，皆道人道與伎一之迹也。迹必自實，實則自志，與術術豈可不擇哉？志豈可不執哉？其嗜趙官光書，一旦得其難得者，是千載揚雄也。雲隨龍風，隨虎同物，相感皆然，豈偶然乎。

巖已作道人傳系以論贊以告世人旦暮受業未始
升堂食爨者以自警焉寶曆十年庚辰春三月

善故居士傳

善故姓佐藤名市郎左衛門小野村產少遊上州為
絹商家僮善廢居居亡何自成一家富累千金反鄉
創業三所一在遍法寺村業農二在關驛並以鬻絹
為業兼以米鹽酒漿善故無子皆養他子接業迨享
保末我拈華老人來居朝明善故謁焉設禮如法老
人曰我來此地多見士女來謁未有禮拜知法如子
子其何自得之善故稽首對曰僕夙遊凍州因見智

達禪師於江府數蒙法誨故嘗與聞參見知識之禮

而已老人曰子既見智達有何所得曰僕唯知見聞

主乃我矣老人曰如子所言能知所知既為一人善

故矍然如有所失老人視其居措鼻率軟言慰諭之

且授以禪門菩薩戒焉善故自是時求智決法要頗

有所造詣也迨寬保延享間善故揮金新建朝明殿

宇雖多道俗勩力者而善故功為第一故老人為授

三休軒悟參善故居士號以為功德主焉延享三年

丙寅冬十月四日老人七十華誕門人法屬等迎以

十年乙丑秋九月祝之老人應請上堂示以落慶他

山者宿四來龍象，雁立座下，而竹葦矣。善故觀其盛事，喜不自勝。忽自稠人之中奮然跳出，問曰：「不從天降，不從地湧，這箇殿宇從什麼處得來？」老人答曰：「從居士一念淨信得來。」善故曰：「何堪踊躍，便禮拜而退。」僉見善故能與龍象凌轢，禪機精悍如此，莫不嘆奇。哉者，其後善故益割本輔贏利，以完修造。未完者，且附膏腴數畝，以賑香廚焉。寬延二年己巳冬十二月十六日，善故沒于遍法寺村。年七十九。老人特命徒屬專誦經咒，且歲修水陸會，立為朝明常規，所以資之冥福，以示厥德於後世也。今歲寶曆三年癸酉冬。

余還自山陽，隨例與其水陸之筵，因觀其遺像，贊辭乃余嘗代老人所為也。然其事跡不詳，故今特為之傳云。

寬道宗仁居士傳

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十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是宋何尚之對其主文帝之語也。余於寬道居士名宗仁者，竊有感于尚之之言。居士姓市川世家，勢州關驛，而吏事龜山侯。

固右豪也居士天姿朴直深信佛乘置身五戒既而致仕方袍圓頂專修梵行不接人事嘗從長福曹海和尚與我龍光開山老人受禪門菩薩戒數參龍光咨決心要其守戒檢凜凜如護明珠年邁八十翹勤不衰每遇十齋之日過午之後不沾碗鉢雖有疾病不敢踰矩日讀法華等大乘經典為娛志倦體疲則焚香默坐兀兀思量非思量底感事對緣則詠倭歌以漏幽思其體雖曰雅俗相雜而其旨趣莫非勾引世人以歸佛理亦間居餘適耳可謂老而益壯久而愈勤者也若使百家之鄉十室之邑悉效居士之風

則天下淳勤和睦而有刑措之美誰曰佛法無益于民余既感向之之言有重居士因應其需稱其所修淨業如上記其所書經典品目如下佛說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法華提婆達多品如來壽量品普門品地藏經十佛真言般若心經佛說不動經十八佛名號并其禮讚式行願品偈般若理趣分以上十二種一石一字書之三千佛名經金光明經大乘妙典以上三種亦書之石不制限一石一字耳或藏諸蘭若或納諸神社並立碑表之我朝明山亦納普門品木造小浮圖盛之安在觀音大士旁般若理趣分仁

王經、瓔珞、大眾、授學品、梵網、戒經、三千佛名經、金光
明經、藥師本願經、以上七種書之方冊、以鎮于家、凡
其運筆端重、莫不畫列整齊、其所詠倭歌、題曰「一心
問答者、類別有記錄、亦遺之于孫、云寶曆十二年壬
午、夏安居日、龍光巖千丈書、

無著首座傳代

無著名、實學、若州早瀨浦人、年三十餘、從我龍光開
祖、剃染、有志氣、有技能、出遊叢林、道業有聞、入侍巾
瓶、敏給克勤、龍光常建施者、雖別有人、而其區畫畚
築、一出無著之手、開祖多無著功、嘗納資於常什、預

具冥福、且命後世、宜以無著配院、昭穆祠之、言猶在
耳、今歲明和七年庚寅、閏六月二十日、無著沒于江
州妙樂寺、壽六十七、徒一人尚弱、今因安牌、敢告後
人、請勿忽之、祭奠若故、忽之、此忽開祖也、可不慎且
懼哉、

幽谷餘韻後編卷之三

